

梓夫自选集之三

短篇小说卷

44.572

绝代佳人

王梓夫

玉蝶狂舞，银
叶冰花，琼林玉
蕊卷穹，疾呼
洒歌，还相
立，海树
得，劳燕终
都化作水飞

王 梓 夫 自 选 集 之 三

短篇小说卷

绝代佳人

王梓夫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代佳人/王梓夫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7

(王梓夫自选集: 三)

ISBN 7-5063-1058-9

I. 绝… II. 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7621 号

绝代佳人——王梓夫自选集之三

作者: 王梓夫

责任编辑: 侯秀芬 王 元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40 千

印张: 14.5

印数: 00001—10100 册

版次: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058-9/I·1047

定价: 19.4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绝代佳人	1
祝你交好运	24
蜜月日记	38
书香门第	46
洋金花	61
老祖奶奶	68
桃花眼	85
葵 藜	97
匪 妻	116
落叶岛上的小屋	133
不会生孩子的女人	148
豆腐坊三婢	165
倚老陈·女人·牛	181
黑牙村的读书人	200
黑牙村纪事	213
老疙瘩	231
傻五姑爷	240
哑巴白铁匠	251
哀 歌	256

檀木椰子.....	267
朱柏庐治家格言.....	276
海 祭.....	293
落地生根.....	310
班门子弟.....	328
嫂 子.....	349
乡俗小记.....	363
礼尚往来.....	384
落 红.....	403
贞德堂纪事.....	416
破译桃花冲.....	435

绝代佳人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
——杜甫《佳人》

蜜儿认识到自己是个坏女孩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在她进野村康乐宫之前，从未听说过世界上还有这么豪华奢靡的所在。她只是从电影电视剧中看见过中外帝王的生活，除了那些前呼后拥的喧嚣排场，光论人生实实在在的享受，恐怕任何一个帝王也没有品尝过如此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和赤裸裸原始化的人生滋味儿。与中外帝王相同的是，这里仅仅是男人的宫殿，女人同桑拿浴、健身房、保龄球、麻将室、KTV包房一样，只是他们发泄享乐的工具。好在使用工具是要付钱的，女人亦享受明码或不明码标价的商品出售权。

蜜儿知道有人在卖，为数不算少，特别是按摩室和KTV包房的小姐们，都打出了名牌：湖南湘姐、四川幺妹、浙江鸡、东北虎、哈尔滨兔……每日凌晨，当她们凭着腰间杖剑厮杀酣战大胜而归的时候，身子疲惫得如同揉皱了的皮囊，情绪却像是刚扎了啡啡般的亢奋。这啡啡就是她们的战利品：纯金的项链、镶着宝石的戒指、真皮的背包手包……还有钱，实实在在的硬通货，大

把大把地掏出来扔在又脏又乱的床上，都是百元的蓝精灵，五十元的黄鼠狼她们根本不屑一顾。

蜜儿也眼馋，有时馋得她眼眶子都发酸。

她不卖自己，她喜欢读书，特别是喜欢读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三毛的，琼瑶的，梁凤仪的，凡是能引起她幻想和眼泪的书她都爱读。从那些书里，她知道，女人的贞操是最宝贵的礼物，如同男人的头颅一样。男人的头颅非明君和知己不献，女人的贞操也是为最心爱的人准备的，是不能轻易交出来的。她很看不起那些卖身的姐妹，觉得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不再是女人，不再是人，只是一堆塑成了各种形状的肉。这些肉没有灵魂、没有情感、没有廉耻，而且被那些臭男人揉搓脏了、臭了、烂了，早已经一钱不值了。男人真怪，表面上西装革履，头发光光的，脸皮净净的，连口袋里的手帕都是白白的。好像他们多爱干净、多讲卫生，可为什么单买这些脏了、臭了、烂了的肉呢？还出那么高的价钱。而且，他们像野人那样不懂得用碗筷、不知道分餐制，大家都伸手抢那些盘里的肉，你刚用手抓过，他又抓；刚从他的嘴里吐出来，你又吃。谁也不嫌弃谁，尽管那些残羹剩饭上还沾着别人的体臭体污、别人的唾沫、别人的排泄物。蜜儿想到这些就恶心，想吐。

蜜儿做按摩女郎，是坚持卖艺不卖身的。她自认为，她是真正搞按摩的，她学过，拜过师傅，而且是正宗的中医按摩。大小周天、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一个穴位，她都能准确无误地摸出来；推、拿、拧、拈、捏、按、掐、摩、拍，各种手法她都运用自如，掌上生花。她还学会了许多自我保护的办法，无论多么假装正经的男人，往按摩床上一躺，很少有不生邪念的。那两只手不老实，总往她的胸上、臀上、大腿上放，她得先治住男人的两只手，总能把它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不给它任何可乘之机。还有男人的

看，说出的话来都带着钩，你只要把自己的嘴把握住，再厉害的钩也没用。女人只要下决心保护自己，办法总会有的。真应了家乡那句俗话了，母狗不摇尾，公狗不上前。

久而久之，玩家们都知道野村康乐宫有个绝代佳人，这佳人是墙上的画，只能看，过眼瘾，有学问的还知道只可意淫。

蜜儿也知道自己美，她虽说也是长江边的人，可既不是么妹，也不是湘妹。她来自湖北姊归的一个小山村里，那里是王昭君的故乡。“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昭君北上出塞，为的是和番。那么她远离故土家园，来到北方这个大都市，为的是什么呢？

二

蜜儿逐渐认识到了，守住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危险不是来自男人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变换花样嘴脸的进攻，而是来自她心里那个作祟的魔鬼。

她早就知道那个魔鬼的存在，在她的心狱里，她把它锁得牢牢的，不给留以任何为非作歹的缝隙。万万没想到，这个魔鬼要比那些诡计多端的男人险恶得多。

对魔鬼的诱惑是金钱和淫欲。普通按摩房里是两张床，相隔不足半米。生意好的时候，两张床上都有人，外面还有等候的。两之间只拉着一道帘儿，按摩房里灯光暗淡若无，相互间看不么，可那道帘儿是什么声音都隔不住的。

常常是就在蜜儿严守阵地的时候，旁边那张床上便城门大开。放肆地调情，恬不知耻的淫腔秽调，还有那些只有在北方高粱地里才听得到的粗丑不堪的浪话，都像蜜蜂一样蜇着她的耳膜，刺得她浑身打颤。有时候，蜜儿甚至听得到酣畅淋漓的、气喘嘘

嘘、尖呼怪叫的苟且声。蜜儿已经十九岁了，而且发育得非常健康。她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什么，可她什么都懂得了，也什么都需要了。

每当这个时候，她的心就瑟瑟地发抖，浑身也像通了电似地震颤起来。无论她怎样咬紧牙关，怎样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她心里的魔鬼都会被惊醒。醒了的魔鬼在她的心狱里发了疯，吼叫着、厮咬着、冲撞着，把她折磨得六神无主……

更难受的是在夜间，回到她们集体宿舍以后。在别的地方，包括在她们那个小山村，对男女床第之事都是讳莫如深的。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小姐却津津乐道地谈论她们的“工作”，炫耀她们不但掏空了男人的腰包，还如何有本事地掏空了男人的身子，并且言传身教、交流技巧。然后，便是陶醉、便是满足、便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

浙江鸡吴菊翠在大镜子面前照着自己赤裸的身子说：“做女人真好，天生的不动产，跟谁合资，都能拿干股。”

蜜儿忍不住了，解着恨说：“你算什么女人，别忘了，你是只鸡……”

这一下可犯了众，湘姐叶丽华抢白说：“鸡怎么了？鸡不是人吗？在人世间，这种事谁不干？有的人干了就他妈挺神圣，有的人干了就他妈算下贱，这是人理还是狗理？”

蜜儿不示弱地说：“这不一样，人家是正大光明地结婚，你是在卖。”

吴菊翠说：“结婚就不是卖吗？我出来之前，我爹给我找卖茶叶的，开口就跟人家要三千元，这不是卖吗？反正卖一也是卖，卖一百个人也是卖。都是用竖口给横口混饭吃。”

叶丽华故意酸溜溜地气着蜜儿：“在咱伟大的祖国，最好的职业就是当鸡了，不领营业执照、不拿税、还不用定期检查性病。你

要是脸皮薄，就把裙子往上一撩盖上脸，又滋润又赚钱，苕蛋才不当鸡呢……”

只有幺妹沈小飞不言语，她扑闪着那两只色迷迷的桃花眼，像看外星来客似地研读着蜜儿。当吴菊翠和叶丽华出去“做钟”的时候，沈小飞困惑地问她：“我真不明白，你出来干啥子嘛？不就是图赚钱吗？”

蜜儿说：“我要赚干净的钱。”

沈小飞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开心，像是在笑一个把金元宝当成驴粪蛋的傻瓜蛋。

蜜儿被笑毛了，问：“怎么？我说得不对吗？”

沈小飞说：“宝贝，你可真纯洁。啥子叫干净钱？撒在这儿的有干净钱吗？那些处长、局长、区长、县长的钱干净吗？国家给他们一个月的俸禄，还不够打一次炮的小费呢，剩下的钱哪儿来的，还不是从咱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那些款哥、款爷的钱干净吗？要是个汗珠掉地上摔八瓣儿挣来的，他们舍得这么活糟吗？还不是靠坑蒙拐骗来的黑心钱？噢，他们花脏钱干脏事干干净净地走了，却把脏名声留在咱身上了，咱能认这个脏帐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干净钱，有，我爹种的稻谷就最干净，管啥子，换回来的不是钱，都是白条……”

蜜儿听着沈小飞的话，躺在床上闭着眼不说话了。

沈小飞凑过来，跟她并肩躺下，蜜儿给把身子往里挪了挪。

屋子里很静，楼上的歌舞厅里，放起了迪斯科的音乐，强烈的嘭嘭声震动着蜜儿那似乎衰弱下去了的心脏。

沈小飞用臂肘碰了碰她，说：“我知道你很苦，女人没几年好日子，樱桃桑葚儿，货卖当时，你这么苦熬着，不是浪费资源吗？”

蜜儿还是没言语，沈小飞侧过身，伏在蜜儿的耳边问：“你就不想吗？”

蜜儿一愣：“想什么？”

“那事呀。”

“那事有什么好想的？”

“你真的没尝过？”

“尝过又怎么样？”

“像抽大烟一样，有瘾，吃出甜头儿来就戒不了了。”

蜜儿觉得自己的身子软塌塌的，真像来了大烟瘾……

三

所以，当甄总经理把一条金灿灿的项链挂在她脖子上的时候，她没有拒绝。不是她不想拒绝，实在是没有拒绝的力气了。她心狱里的魔鬼背叛了她，从内部打开了城门。

所以，当甄总经理把手伸进她的衬衣里面的时候，她只是无力地推着他的胳膊，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逃脱自己的身子。那只大手牢牢地抓住了她的乳房的时候，她便像焊在地上那样一动都不能动了。

所以，当甄总经理熟练地扒掉她的衣服，把她按在按摩床上的时候，她便不是她了。她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堆肉，一堆没有灵魂、没有情感、没有廉耻的肉，只不过这些肉把她塑成了一个美丽的人形。但是她并没有失去知觉。她觉得随着下身一阵撕裂般的剧痛，这堆肉便像穿透了似地被任意揉搓起来。很快，剧痛渐轻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说不清是好受还是难受。只觉得灵魂飘飘然地离开了肉体，升在了她上方的天花板上。灵魂贴在天花板上审视着她，她不敢正视自己的灵魂，闭上了眼睛，泪水汨汨而出……

她听到了甄总经理那如喷如泄的狂叫呻吟，她吓得睁开了眼

睛。甄总经理的表情更加吓人，呆呆地看着她的下身，紧接着又举起一只带着鲜血的手，放在鼻子下贪婪地嗅着，还用舌尖儿舔了舔……

蜜儿吓坏了，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或者她做错了什么，甄总经理看着她像看着一个怪物。

忽然，甄总经理把那只带血的手举到她面前，一脸愕然地问：“你……你……你真的是个处女？”

她明白了，点了点头。

“你没谈过恋爱？”

“没。”

“你的身子让男人碰过吗？”

“没。”

“有人吻过你吗？”

“没。”

当她回答完这三个“没”字之后，甄总经理跪在按摩床上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他的脸都变了形，那只带血的手狂乱地挥舞着。骤然，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又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哭着伏在蜜儿的身上，边哭边呼叫着：“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亲人……我的最亲最亲的亲人……”

蜜儿完全懵了，她不知道甄总经理受了什么刺激，他真的疯了吗？她使劲推着甄总经理，差不多也是带着哭腔、带着恐惧的哭腔问着：“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甄总经理抬起头来，捧着她的脸摇晃着：“宝贝，我的宝贝，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了……”

“甄总经理，您怎么了？您说的是什么呀？我不懂，我一点儿也不懂……”

“宝贝，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我终于碰上一个处女了。”

“处女？处女怎么了？”

“处女是宝贝，我的宝贝！告诉你吧，怎么说呢？我……我干……不，我弄……不，我玩……我跟过许多女人……”

甄总经理搜索枯肠地寻找着那个动词，在别的鸡乃至在他老婆面前，他总喜欢用那个粗鄙的动词。他喜欢在女人面前说脏话说丑话说粗话，没遮没拦地说这些无耻之词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种发泄般的畅快。可是，在蜜儿面前，在这个高贵的处女面前，他竟然张不开口，变得斯文起来了。

“我……我跟那么多女人发生过关系，没遇到过一个处女，我一直在寻找，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处女了。”

“你在寻找什么？寻找处女？寻找处女干什么？”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从来没有尝过处女的滋味儿，吃的都是别人嚼烂了又吐出来的剩饭。”

“你老婆呢？”

“别提她了，她是第一个让我尝剩饭的女人……啊，蜜儿，我的宝贝，要不是你，我……我这辈子就算白活了……”

甄总经理无法从过分激动的情绪中平静下来，他狂喜地叫嚷着，手舞足蹈着，转着身子四处寻找着。他终于发现了自己那个装大哥大的真皮手包，一把抓过来，拉开拉链，从里面抽出了厚厚的一叠钱，都是百元一张的蓝精灵，恭恭敬敬地递到蜜儿面前：“蜜儿，我的宝贝，你别干了，今天别干了，不，从今以后都不要再干了。这是一万元钱，你把它收好，收好。我……我明天一早就来接你……”

甄总经理把钱放下，匆忙地穿好衣服，走了。

蜜儿完全懵了。她呆呆地躺在按摩床上，连知觉都没有了。

四

蜜儿做梦也没有想到，她居然获得了一份她梦寐以求的工作，当上了甄总经理的秘书。

刚刚来到这座大都市的时候，她就梦想着当一名女秘书。那是一部长达百集的电视剧给她的人生导向。她觉得女秘书这个职业又体面、又浪漫、还有那么一点点儿风流。她也曾为此做出过努力，去过几家大公司谋职。可是她一没有大学的文凭，二不会外语，三不懂电脑。不要说录用她，总经理连面儿都不让她见。她是梦想破灭之后才到野村康乐宫去当按摩女郎的。“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读过《红楼梦》的她总是用探春的命运为自己叹息。

甄总经理不但给了让她咋舌的工资，还给了她一套住房。那是两室一厅的单元楼房，面积不大，可装修布置得非常高雅舒适。屋子里衣柜、书橱、写字台，冰箱、彩电、空调，一应俱全。当然，这套房子名义上是属于她的，可常常是她和甄总经理一起住。她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她和甄总经理一起，在这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野村康乐宫的几个要好的姐妹都来过，让她们羡慕去吧，她们就是卖一辈子，也未必能换来她这么一份财产。

天呀，她怎么又想到了“卖”？她这算是卖吗？可不算卖又算是什么呢？她爱甄总经理吗？不知道。在此之前，她连甄总经理的面都没见过，就算她把自己给了甄总经理之后，也仅仅知道他姓甄，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这能叫做爱情吗？

甄总经理答应娶她，可她知道这是张空头支票。给她一张合法的结婚证可不像给她一套房子那么简单。甄总经理有老婆，还有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十七岁，读高中；另一个二十一岁，比

她还大两岁，大学快毕业了。他能拆散那个家，跟她结婚吗？梁小泉告诉过她，眼下在有权和有钱阶层中，流行的是“一夫一妻多秘制”。这就是说，一夫一妻是定死了的，秘书是可以更换的。

梁小泉是公司大楼的锅炉工，一个从河南来的小伙子。看着老实巴脚的，肚子里还满有道道儿呢！

五

蜜儿越来越不满意了，对谁不满意，她说不清楚。凭良心说，甄总经理对她好，很好，宝贝似地守护着她、珍藏着她。她是甄总经理的秘书，体体面面的秘书。公司里的雇员尊重她，见到她都恭恭敬敬地打招呼。甄总经理的客户、关系户乃至上司也都尊重她，用各种办法向她献殷勤。她穿得华贵高雅，出来进去总跟甄总经理在一起，坐的是崭新的别克牌小汽车。

一个山丫头，一个没有大学文凭、不会外语、不懂电脑的按摩女郎，混到这份儿上，该知足了。这是多少出来闯世界的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啊！

甄总经理自从有了她，再不到“鸡窝”里去了。都说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不了，甄总经理就改了。梁小泉说，甄总经理遇上菩萨连荤腥都不沾了。这个梁小泉，蔫坏。

女人真是个好尤物，甄总经理越是宠着她，她越是得寸进尺，来不来的还跟甄总经理耍些小脾气。甄总经理还真吃这一套，每当她那红嫩嫩的小嘴唇噉起来的时候，甄总经理就没了脉，又哄又劝又许愿又拉她出去买高档服装金首饰。

甄总经理问她，你到底哪儿不满意呀？

这也是她常常问自己的问题，到底哪儿不满意呢？

甄总经理自作聪明地替她回答，你就是不平衡，对不对？我

有老婆孩子，你呢，非妻非妾不明不白地守着我。你别着急，我不是答应娶你嘛，你得容我点儿工夫。离婚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每当提起这话茬儿的时候，蜜儿就毫不留情地打断他的话。甄总经理是个聪明人，她承认。可越是聪明的人越是爱自以为是。他认定了蜜儿想嫁给他，可他从来都没问过一句蜜儿是不是愿意嫁给他。如果说是卖，她可以不挑主顾，谁的价钱好就可以成交。真的要论婚嫁了，那蜜儿就得问问自己了，你爱他吗？卖是一次性的，就像卖给甄总经理这样，也不过是批发而已。要嫁人可是一辈子的事，还要过日子，还要生孩子。真的生了孩子可不是一辈子了，是祖祖辈辈的事了。不错，女人是生孩子用的，给哪个男人生孩子，可是顶顶重要、顶顶神圣的。

蜜儿可以肯定地对自己说，她不爱他。不是因为他结了婚有老婆孩子，不是因为他有沾花惹草的坏毛病，也不是因为他的年龄比她的父亲还大两岁。她只是对他没有那种爱的感觉。爱一个人是说不清为什么的，同样，不爱一个人也说不清为什么。这话是梁小泉说的。

梁小泉这个人真让她琢磨不透，在公司里，属他的地位最低，不但是临时工，还是个烧锅炉的。可公司上下一百多人，就他跟蜜儿谈得来。还没有人敢像梁小泉那样，跟她平起平坐、有一搭没一搭地东拉西扯呢。他长得并不惹人注意，红脸膛，宽肩膀，黑眉毛，厚嘴唇。整天价一副蔫乎乎的样子，见了人就知道咧开嘴轻轻一笑，算是打了招呼。没有人知道他很健谈，更没有人知道他还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惊人的妙语。

甄总经理根本不认识什么梁小泉，这几天锅炉房换了个老头，她问甄总经理是怎么回事，梁小泉哪儿去了，甄总经理却反过来问她：“谁叫那个？”

蜜儿想笑，却笑不出来。何止是笑不出来，这几天她不知道是怎么了，心里总是烦、躁，像是长满了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吃饭也不是滋味，躺在床上瞪着俩眼硬是不想睡。甄总经理问，你是不是病了，她说没病。确实没病，除了烦躁不宁外，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甄总经理敏感地说，你不是爱上谁了吧？

她随口骂了一句粗话：“扯你妈的蛋！”

可是这句话骂完了，她的脸却莫名其妙地发起了烧，心里也蹦蹦跳起来。

临上床的时候；她一边脱衣服，还一边没心没绪地问了一句：“梁小泉哪儿去了呢？”

这句话一出口，她大吃了一惊，幸亏她是在自言自语，又赶上甄总经理正往下脱着套头衫，没听清她嘀咕什么。

莫非她真的爱上了梁小泉了，这可能吗？

六

蜜儿终于明白了，她心里确实是不平衡。不平衡不是因为甄总经理不能跟她结婚，而是另外一件顶重要顶重要的事。

她想起来了，当时在按摩房里，甄总经理发现她是处女时是那样的惊喜若狂。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没操过处女，觉得自己亏。蜜儿如今敢说这个粗鄙的动词了，她也曾为自己的变化感到吃惊，但很快就习惯了。

你甄总经理为什么就不为我蜜儿想想呢？我连恋爱都没有谈过，就糊哩糊涂地从一个处女变成了一个女人。在人生的体验里，是爱情更重要呢，还是处女的初操权更重要？尽管你给处女开的价很高，可别人不这样看。诗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人